

各國興亡小史

八種

———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

朝鮮滅亡之原因

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名實俱亡矣。而今而後。中國以東。日本以西。突出於黃海與日本海間之一半島。更復何有。無復有國家。無復有君主。無復有政府。無復有民族。無復有言語。無復有文字。無復有宗教。無復有典章文物制度。舉二千年所有者。一切隨鴨綠江水滔滔東逝以盡。惟餘穢亂腥臊陰慘黑闇狼狽辱之史跡。長點污白頭山之雪色而不可湔祓。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昔漢陸賈作新語。意在推論秦之所以亡。以爲漢戒。一時方聞之士。若賈山賈誼董仲舒。其所著述。指引秦事。詞並危切。漢世鑑之。賴以小康。竊附斯義。次論朝鮮滅亡之原因。以告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古人有言。與治同道罔不昌。與亂同道罔不亡。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試一內省焉。其亦有一二與朝鮮同道者乎。如其有之也。則吾恐不暇爲朝鮮哀也。

朝鮮滅亡最大之原因。實惟宮廷。今世立憲國。君主無政治上之責任。不能爲惡。故其賢不肖。與一國之政治無甚關係。惟專制國則異是。國家命運。全繫於宮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牽一髮以動全身。致全國億兆悉蒙瘡毒。徵諸我國史乘。其覆轍若一邱之貉。而朝鮮則其最近殷鑒之顯著者也。朝鮮所謂太皇帝者。即前皇也。以前皇年。前讓位於其子。稱太皇帝。在位垂五十年。上則見撓於所生。內則見制於哲婦。下則見脅於貴戚豪右。見焚於左右近習。政出多門。舉棋不定。而國家之元氣遂斷喪以盡。韓之亡。實韓皇亡之也。朝鮮宣布獨立後。改國號曰韓。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隨行文之便。又此所稱韓皇。

者即皆亡國時之太皇韓皇系出庶孽其父大院君貧不能自存以子入繼大統遂因緣女謁得專政而二十年

帝非新皇也下仿此

間大院君之攝位與韓皇之親政相爲嬗代主權不出於一韓政之亂實基於是大院君者固天性刻薄人也其

陰鷲之才舉韓廷無出其右惟驕汰而下急多猜忌無君人之器其攝政伊始李朝本久已中衰彼不思所以整飭紀綱而惟土木游觀之是崇腴全國之脂膏以修一景福宮前後亘五年其所以苛斂於民者非言語所能殫

述至有所謂結頭錢願納錢者名目百出竭澤以漁雖秦之阿房隋之迷樓不足以喻其汰也民力之瘵於茲始

矣我國曾有又不度德量力欲舉區區之韓與天下萬國爲敵時天主教徒在朝鮮者已逾十萬大院君忽命軍

隊圍而殲之死者萬餘人哭聲震天血流成渠坐是得罪天下卒脅於要盟與諸國結約而權利遂棄擲無量我國

曾有類此者否故大院君之爲人雖敢於任事有斷制遠非韓皇所能逮而論亡韓之禍首彼實尸之矣且一國中而有

二尊亂之所階也大院君之事韓皇若守府然父子之間觖望斯起其後大院君避位者三次奮起而再居攝者

三次羣小日煽搆於其間宮黨院黨動成水火蕭牆之內殺氣屢伏人人有自危之心外國得居爲奇貨因而援

繫以弋奇利韓自茲蓋不國矣然使韓皇果有中主之資憑藉其勢位未嘗不可以弭禍於方來然而韓皇之爲

人也蕙儒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斷好聽讒言而闇於事理多內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計常拙倚賴他人而不

自立好爲虛飾而不務實此諸德者有一於此其人固不足以主社稷而韓皇乃具之故閔妃擅政豔妻煽處舉

國中知有君之妃而不知有君者殆二十年則晉惠帝之受制於賈后也韓皇之生母亦閔氏閔妃即其姪女也閔族之專閔妃亦與有力焉坐

是與大院君構釁使小人乘之則唐肅宗之惑於張良娣也女謁盛行雜進宮掖則漢安帝之寵王聖也諸閔布

滿朝列苞苴公行數年之間閔氏起家百萬以上十餘人其金趙諸后族稱是則漢之田寶王梁不是過也甲申

以降執政者無半年得安其位。朝綰金紫，夕橫路衢。則明莊烈之十六年易五十六相也。屢興黨獄，作瓜蔓抄，愛國之士，族誅瘐死者相屬。其竄逐於外者，尙百數。則漢之黨錮，明之東林也。甲午以後，亡徵盡顯，而鈎黨尙興不已。則明福王之偷息南都，速治復社也。大國之使者，咆哮唾辱於其前，帖耳而莫敢校，且恬然不以爲怪。則石敬瑭之求人容我爲君也。投以甘言，則歡忭委信，如小兒得餅。則楚懷王之受欺於張儀也。見偏於此，則求助於彼，不思自立。惟引虎自衛，則宋理宗之約元滅金而不顧己之隨其後也。事變一生，蒼黃無主，任人播弄，望門投宿，則漢獻帝之見挾於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也。舉事失當，不負責任，而動譏罪於受旨奉行之臣下，則唐文宗之賣李訓鄭注也。日日創法立制，以爲美觀，而無一能實行，則王莽之法周禮也。且假之以爲殃民之具，則宋徽宗之用蔡京而侈言紹述也。強鄰壓境，命在旦夕，而色荒禽荒，不聞少減，則齊東昏之作無愁天子也。蓋歷代亡國之君之惡德，韓皇殆悉備之。然其他皆可云小節，獨其無定見而好反覆，怙威權而憚負責任，多猜忌而不能舉賢自佐，此則膏肓之病，雖和扁不能以爲治。以如此之人爲之君，雖使國中濟濟多才，而四郊無纖芥之警，其國猶將岌岌不可終日。況朝鮮之植基本薄，而所遭爲前代未聞之變者哉。

失德之君，國家代有，苟其下有有人焉，亦未始不可補救。范蔚宗論晚漢朝局，謂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出於仁人君子心力之爲，誠篤論也。若朝鮮社會，則又亡國之社會也。朝鮮貴族寒門之辨，至今日而猶甚嚴，有所謂『兩班』者。國中政治上社會上生計上之勢力，咸爲所壟斷。非兩班則不得爲官吏，非兩班則不得從事學業。非兩班則私有財產不能安固，質言之，則朝鮮國中有自由意志有獨立人格者，惟兩班而已。而兩班則萬惡之數也。彼其兩班之人，皆養尊處優，驕佚而不事事，以作官爲唯一之職業。故他國之設官，以治國務，朝鮮之設官，則以

養無業之人。我國其官吏事務繁文縟節。一命以上。儻從如雲。我國呼蹴人民。等於禽畜。人民生命財產。無一毫法律上之保障。任官吏予取予攜。各種租稅。納於國庫者。不及其所取諸民者三分之一。我國以故官吏爲朝鮮最有利之營業。全國趨之若鶩。喪名敗檢以求得之。非所恤也。我國然欲爲官吏者之數。總浮於官吏員額之數。求過於供。勢固不給。乃出於相傾軋相攬奪。以故朝鮮最多朋黨。而好爲陰謀。我國百年以前。即有所謂南宗北宗。老論少論諸派者。以依附排擠爲事。至晚近而益盛。而所謂黨派者。又非有一共同目的也。各借黨以營私利而已。故朝握手而夕操戈。不以爲怪。我國故朝鮮爭奪政權之劇烈。視各立憲國議院中之政黨。殆遠過之。而其人皆恣睢闇昧。不知世界大勢爲何物。不知政治爲何物。又無論也。近十餘年來。留學於外國。學成而歸者。固亦不乏人。然皆假所學以爲獵官之具。及其欲獵官也。則自有宦海之專門科學。以何術而攀援。以何術而傾軋。非棄昔之所學者而學之不得也。朝鮮所謂有新智識之人士。其精神皆蔽於此間而不復遑他顧。以故海外卒業留學生將千人。而至今不能辦一完全之學校。至今無人能著一書。且並譯本之少可觀者而無之。我國其人最能趨時而變。前此以頑固著名之人。及甲午以後。則日滔滔談改革。前此之中國黨。不數年忽變爲日本黨。不數年又變爲俄黨。旋又變爲日本黨。惟強是視。惟能庇我者是從。蓋全世界中個人主義最發達之國。朝鮮其首矣。我國朝鮮人最喜談。二三人相遇。輒喋喋終日。而外人稍知朝鮮人性格者。謂其所言固無一由衷也。我國朝鮮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則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則齟然若已殭之蛇。撓之不動也。我國朝鮮人對於將來之觀念甚薄弱。小民但得一飽。則相與三三兩兩。煮茗憩樹陰。清談終日。不復計明日從何得食。儻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達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權勢。明日國亡。固非所計。故自日本設統監以後。盡人皆知朝鮮

命在旦夕。朝鮮人自知之與否。吾不敢言。惟見其爭奪政權。醞釀然若有至味。視昔爲尤劇也。此次合併條約之發表。鄰國之民。猶爲之歔歔泣數行下。而朝鮮人酣嬉自得。其顯官且日日運動。冀得新朝榮爵。栩栩然樂也。夫以朝鮮一千萬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無一二。吾豈敢一律蔑視。雖然。此種人固億萬中不得一二。卽有一二焉。而亦不見重於社會。匪惟不見重。且不能以自生存。蓋朝鮮社會。陰險無恥者常居優勝之數。而貞潔自愛者常居劣敗之數。其人之爲惡。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強半由社會現象迫之使然也。我國何如

西哲有恆言。政治者。國民心理之返影也。以如此之宮廷。以如此之社會。則其政治現象之所表見。豈待問矣。朝鮮於四十年前。已知練兵之爲急。嘗改革兵制。請外國人爲教習矣。而其所發軍餉。乃至難以泥沙。故所練者不久旋潰。我國何如甲午以後。韓皇嘗率羣臣誓於太廟。頒布洪範十四條矣。考其條目。視我之憲法綱領。九年籌備案。

尤爲體大。而思精也。而一誓之後。其君若臣。卽已渺不復記憶。我國何如嘗大改革官制矣。建所謂一府八衙門者。名

稱悉仿日本。日本政府所有之機關。無一而缺也。而據當時游韓者所紀載。惟見有巍巍廣廈。若干所轟立漢城中。大榜於門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無一文牘。大臣會議。則惟圍坐一桌。菸氣瀾漫。游談無根。無一語及政務也。我國何如略舉數端。他可隅反。夫他事猶可假借。獨無財不可以爲悅。朝鮮之財政則何如。當日俄之既戰也。日本政

府派目賀田種太郎者爲朝鮮財政顧問。目賀田種之報告書曰。人皆言韓國財政紊亂。以吾所見。則殊不足以當紊亂二字。彼蓋無財政之形也。噫嘻。此可想像得之矣。我國何如然則朝鮮十數年來。所以蒙此蠹國之官吏者。究何所出曰。種種惡稅。其名固不可殫舉矣。然朝鮮官吏之取於民。非必據法定之租稅也。其所欲者。則掠奪之而已。然直接掠奪。亦已至於無可掠奪。然數年前。尚有間接掠奪之道焉。曰鑄惡幣。朝鮮嘗取日本之貨幣法。譯而

頌之。號稱改革幣制。然主位幣未嘗鼓鑄一枚。惟鑄所謂五錢銅幣者無量數。當日本之五錢銅貨當我銅元之半。又以警察機關不備。外國私鑄輸入者滔滔不絕。以致此種惡幣充溢市場。百物騰踊。民不聊生。我國朝鮮民本已媮惰不事生產。而政府復廢削之不已。農民終歲勤動無所得食。以故舉國之田悉廢不耕。草萊彌望。我國其官吏則懸缺而沽。公然不諱。沽缺不足。益以科第。一進士定價爲二千五百元。我國其外交也。喜弄智術。日言縱橫捭闔。常商榷於聯某國以抵制某國。而實則割臂飼鷹。舍身施虎。鷹虎未飽。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我國蓋朝鮮政治之勢亂不可理。臭腐不可嚮邇。雖罄南山之竹。不能述其萬一。一言蔽之。則厲精圖亂。發憤自戕而已矣。

眉山蘇氏之言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日本雖處心積慮以謀人國乎。日本雖養精蓄銳有能亡人國之實力乎。顧何以不謀他國而惟朝鮮之謀。不亡他國而惟朝鮮之亡。使朝鮮而無取亡之道。雖百日本。其如彼何。不見乎瑞士荷蘭比利時。其幅員戶口皆遠在朝鮮下。而以歐洲數大強國。莫能亡之乎。此猶曰藉國際法上之永久中立以幸存也。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法蘭西。欲亡德意志之二十餘小邦而不可得乎。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奧大利。欲亡久衰之意大利而不可得乎。不見乎赫赫英國。以獅子搏兔之力加諸杜蘭斯哇。僅乃克之。猶不能收其地爲直隸殖民地。而卒聽其自設政府乎。是故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也。夫朝鮮人既自樂亡。亦何足恤。然以彼之故。釀中日俄兩次戰爭。戕三國百數十萬之生命。絞三國人民血汗所出之資以爲戰費。日本人之得之也。其代價固已不菲。而尙有蒙大損失而永世不可復之兩國。從旁以贊其葬禮。嗚呼。其不祥之國哉。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已矣。皇室之威嚴何在。官吏之權勢何在。兩班之門第何在。賧民膏以成之景福宮何在。三清洞中諸閥壯麗之邸何在。南宗北宗老論少論之派何在。一進會大韓協會何在。賄賂之

纍纍於腰橐者何在。頤指氣使一呼百諾於前者何在。其四紀天子。惟有揮涕乘傳車以作歸命侯於昔日之與國。仰主人恩賜以餉其口。其舊時王謝。幸者則得徵祿足以代其耕。不幸者則降爲皂隸。不免飢寒。其假虎威以自覆其宗者。則亦鳥盡弓藏。惟長留一賣國奴之名於史籍。供萬世之笑罵。回憶數十年來事。費幾許鉤拒以相軋。出幾許拳勇以相屠。作幾許不可見人之聲音笑貌以求一命之榮。用幾許不可質天地鬼神之手段以自殖其筐篋。而今也。舉灰飛燼絕音塵。滅尋思諦觀。卻爲誰來。然而朝鮮人固非至今日不寤也。嗚呼。

